

## 美丽农业：宋代的植物染料

程民生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宋代的有机染色植物种类丰富,性能良好,是文化色彩实现的主力军。这些染料主要用于纺织品,还用于染纸、美容美发,乃至美化饮食。故而官府大量征购,民间广泛买卖。宋人充分发掘红花、苏木、蓝草、紫草、黄栀、橡实等染色植物的色彩美和灵性,促进了染色植物的普遍种植和染色业的发展,是一项重要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行为,拉动起色彩经济的繁荣。染色植物具有多重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医疗保健价值,尤其是向人们提供了美的享受,使社会多彩靓丽,丰富了宋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可谓美丽农业。

**【关键词】**植物染料;红花;紫草;宋代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2)02-0003-09

## Beautiful Agriculture: Plant Dyes in Song Dynasty

CHENG Min-sh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Abstract:** Being the main force in the realization of cultural colors, the organic dyeing plants in the Song Dynasty were rich in species and good in performance. These dyes were mainly used for spinning, paper dyeing, hairdressing and even decorating food. Given that, the government made a large number of purchases, and people took part in commercial trading of a particular commodity widely. As important activities involved the industries of agriculture, handicraft, and commerce, people of Song dynasty fully made good use of the color beauty and spirituality of dyed plants such as safflower, hematoxylin, bluegrass, comfrey, yellow gardenia, acorn, etc., and promoted the widespread planting of dyed pla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yeing industry, driving prosperity of the color economy. Dyeing plants had a variety of values, including the values of economy, culture, and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In particular, they provided people with the enjoyment of beauty, made the society more colorful, and enrich people's spiritual and material life in Song dynasty, which can be praised as beautiful agriculture.

**Key words:** plant dyes; safflower; comfrey; Song dynasty

我国古代的染料都是天然染料,主要分为两大类,即无机的矿物染料和有机的植物染料,其中以植物染料为主。植物染色又称草木染,指利用各种含有色素的植物提取色素染色的一种方法,既可得到各种鲜艳的高彩度色,还可得到诸多细腻的中间色。作为种植业中经济作物的一部分,植物染料在宋代经济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中,也得到推广。植物染料(含涂料)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为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了靓丽的贡献,且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值得探讨研究,以期继承发扬,助力于

[收稿日期] 2021-12-20

[作者简介] 程民生(1956—),男,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宋史。

正在复兴的草木染。

## 一、植物染料种类

沿袭历史传统,宋代有着丰富的染料植物,所谓“蓝之为青,蓼之为紫,槐之为黄,茜之为纁,即其采以为色者也。”<sup>①</sup>通常是就地取材,利用山间地头含色素的植物染色,大量使用者则是人工规模化种植。

### (一)染红植物

宋代红色植物染料,主要有茜草、红花、苏木。茜草是一种多年生攀援草本植物,又名血见愁、地血,其根部所含的茜素,是大红染料。宋代产地比较普遍:“今近处皆有之。染绯草也”<sup>②</sup>。其中相州朝歌城(今河南淇县西)盛产茜草,“出茜草最多,故相纁名天下”<sup>③</sup>,因茜草染色而名满天下。其他如淮南路的光州(今河南潢川)、寿州(今安徽凤台)土产茜草,泉州(今福建泉州)土产茜纁<sup>④</sup>,这些州郡的茜草当是种植的经济作物。而浙江台州(今浙江台州)有茜,“生山谷中,三稜可以染纁”<sup>⑤</sup>,当属野生植物。茜草染色需要较为复杂的发酵、水解、高温等媒染工序,所染为土红,专业术语为土耳其红。

红花又名红蓝花、刺红花,一年生菊科红花属植物,所含红花素是著名的红色染料,还可食用、药用。始自于西汉,原产于“梁、汉及西域,今处处有之”<sup>⑥</sup>,从西部地区扩展到宋朝全国。与茜草不同,红花所染为“真红”深红色,而且可直接染色,不需助媒染剂,工艺简便,在红色染料中有重要的地位。

苏木,又名苏枋、赤木、红苏木,是热带豆科云实属小乔木。唐代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地区传入中国,苏木就是印尼语红色树木的音译。宋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出产,宋初琼州(今海南海口)即出苏木<sup>⑦</sup>。宋太宗时,吴越国王钱俶曾进贡苏木万斤<sup>⑧</sup>。主要靠海外进口,如大食诸国中,“有麻离拔国。广州自中冬以后,发船乘北风行,约四十日到地名蓝里,博买苏木、白锡、长白藤。”<sup>⑨</sup>苏木“民采取,去皮晒干,其色红赤,可染绯紫”<sup>⑩</sup>。其名气虽不大,但应用广泛,常被当作茜来使用:“今人染茜者,乃假苏方木,非古所用。”<sup>⑪</sup>甚至有人说:“如相州相纁,只南中苏木染之,特水异耳。”<sup>⑫</sup>意思是相纁其实并非都是因为当地产茜,还大量使用了苏木,意味着茜染衰退。苏木染红后来居上,成为宋代主要的红色染料之一。如果按市场份额排名,红花第一,依次是苏木、茜草。

此外,草木葱茏的南方地区还生长着诸多可供染红的其他植物。如薯蓣,又名朱砂莲、红孩儿、赭魁、鸡血莲、血母等,为薯蓣科翼蓣属植物。沈括指出:“今赭魁南中极多,肤黑肌赤,似何首乌。切破,其中赤白理如槟榔,有汁赤如赭,南人以染皮制靴。”<sup>⑬</sup>药用以外,对皮革具有亲和力,用于染红皮革。虎杖

① 陆佃:《尔雅新义》卷一四《栩杼》,《中国基本古籍库》,清嘉庆十三年陆氏三间草堂刻本,第3页。

② 唐慎微等撰,陆拯、郑苏、傅睿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七《茜根》,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年,第471页。

③ 楼钥撰,顾大朋点校:《楼钥集》卷一一九《北行目录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098页。

④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七《光州》、卷一二九《寿州》,卷一〇二《泉州》,中华书局,2007年,第2513、2544、2031页。

⑤ 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六《草之属》,《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第7565页。

⑥ 唐慎微等撰,陆拯、郑苏、傅睿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九《红蓝花》,第592页。

⑦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九《琼州》,第3236页。

⑧ [元]脱脱:《宋史》卷四八〇《吴越钱氏世家》,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02页。

⑨ 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三《大食诸国》,中华书局,1999年,第99页。

⑩ 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下《苏木》,中华书局,1996年,第191页。

⑪ 罗愿撰,石云孙点校,吴孟复、王福庭审订:《尔雅翼》卷四《茹蓴》,黄山书社,1991年,第41页。

⑫ 林希逸:《庸斋考工记解》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5册第6页。

⑬ 沈括撰,胡静宜整理:《梦溪笔谈》卷二六《药议》,《全宋笔记》,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3册第205页。

草是多年生草本蓼科植物,“似红草而大,可染赤。煎以为饮,色如琥珀”<sup>①</sup>,还可以当做饮料添加剂,汤色迷人,具有祛风利湿、散瘀止痛、止咳化痰的作用,而且“今处处有之”<sup>②</sup>,相当普遍。另有一种冬青,“其叶堪染绯”<sup>③</sup>。麒麟竭,又名血竭、血结、血力花,为棕榈科植物麒麟竭果实渗出的树脂加工制成,原来主要用作药材,北宋时“今医方亦罕用,惟染家所须耳。”<sup>④</sup>主要用于染红褐色。

## (二)染黄植物

植物类有机黄色颜料,种类繁多,性能良好,试举主要者如下。黄栀:是茜草科栀子属灌木的果实,“栀可染黄,其华实皆可观,花白而甚香,五月间极繁茂……经霜取之以染,故染字从木字。……汉世千亩栀,此其人与千户侯等,栀茜千石,亦比千乘之家。”<sup>⑤</sup>从中提取的栀子黄色素作天然着色剂,着色力强,颜色鲜艳,具有耐光、耐热、耐酸碱、无异味等优点,可广泛应用于纺织品以及饮食的着色上,是历史上著名染黄植物。

其他的染黄植物,如栲华:栲树是无患子科栲树属落叶乔木,“花以染黄色,甚鲜好。”<sup>⑥</sup>其花可作黄色染料,色泽十分鲜艳。苎草:一年生细弱草本植物,汁液可作黄色染料:“可以染黄作金色。……生平泽溪涧之侧,荆襄人煮以染黄色,极鲜好。”<sup>⑦</sup>是非常优质的黄色染料。山矾:山矾科山矾属乔木,“江南山野中,有一种小白花,木高数尺,春开极香,野人号为郑花。王荆公尝欲作诗,而陋其名,予请名山矾。野人采郑花叶以染黄,不借矾而成色,故名山矾。”<sup>⑧</sup>其优势在于可不经助媒染剂明矾直接染黄,省工省料。原名郑花,黄庭坚和王安石改名山矾,至今沿用。其特殊意义在于,植物染料受到士大夫的关注。黄蘗:又名黄柏,为芸香科植物,“枝可挫以染黄,生山石间。”<sup>⑨</sup>枝屑提取物有抗病原微生物及原虫、抗菌作用,故多用于染纸防蛀,保存期长久。藤黄:藤黄科藤黄属植物,“出鄂、岳等州诸山崖……画家及丹灶家并时用之。”<sup>⑩</sup>画家除了做黄色颜料外,点睛更妙:“要须先圈定目睛,填以藤黄,夹墨于藤黄中,以佳墨浓加一点作瞳子。然须要参差不齐,方成瞳子,又不可块然。此妙法也。”<sup>⑪</sup>画中人物乌黑的眼珠加些藤黄,方才显得有神。在建筑彩绘中也常用之:“或用藤黄汁罩加华文缘道等狭小,或在高远处,即不用三青等及,深色压罩,凡染赤黄,先布粉地,次以朱华合粉压晕,次用藤黄通罩”<sup>⑫</sup>,程序复杂。槐花:槐树在北方各地普遍栽培,槐花可直接染黄,不经媒介。“今染家亦用,收时折其未开花,煮一沸,出之釜中,有所澄下稠黄滓,渗漉为饼,染色更鲜明。”<sup>⑬</sup>宋真宗大建玉清昭应宫时,调集全国各地优质建材,其色彩中就有“广州之藤黄,孟、泽之槐花”<sup>⑭</sup>。意味着孟州(今河南孟州)、怀州(今河南沁阳)的槐花最适宜染黄。郁金:姜黄属植物,“生蜀地及西戎……今广南、江西州郡亦有之,然不及蜀中者佳……今人将染妇人衣最鲜明,然不耐日炙。染成衣,则微有郁金之气。”<sup>⑮</sup>所染为鲜亮的黄色,但不耐日晒,残留有原植物的气味。黄屑:檀

① 梁克家纂修,李勇先校点:《淳熙三山志》卷四二《物产》,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04页。

② 唐慎微等撰,陆拯、郑苏、傅睿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三《虎杖根》,第900页。

③ 唐慎微等撰,陆拯、郑苏、傅睿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二《女贞实》,第823页。

④ 苏颂编撰,尚志钧辑校:《本草图经》卷一一《麒麟竭》,学苑出版社,2017年,第391页。

⑤ 罗愿撰,石云孙点校,吴孟复、王福庭审订:《尔雅翼》卷四《栀》,第39-40页。

⑥ 唐慎微等撰,陆拯、郑苏、傅睿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四《栲华》,第970页。

⑦ 唐慎微等撰,陆拯、郑苏、傅睿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一《苎草》,第752页。

⑧ 黄庭坚著,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一一《题高节亭边山矾花二首(并引)》,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8页。

⑨ 梁克家纂修,李勇先校点:《淳熙三山志》卷四二《物产》,第1697页。

⑩ 唐慎微等撰,陆拯、郑苏、傅睿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二《藤黄》,第837页。

⑪ 赵希鹄著,尹意点校:《洞天清录·画家点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62页。

⑫ 李诫:《营造法式》卷一四《五彩遍装》,中国书店,2006年,第300页。

⑬ 寇宗奭著,张丽君、丁侃校注:《本草衍义》卷一三《槐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9年,第64页。

⑭ 李攸:《宋朝事实》卷七《道释》,中华书局,1955年,第108页。

⑮ 唐慎微等撰,陆拯、郑苏、傅睿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九《郁金》,第603页。



树的一种,“从西南来者,并作屑,染黄用之,树如檀。”<sup>①</sup>使用方式与黄蘗接近,从木屑中提取色素。

天然黄色涂料黄漆,是唯一本色的有机涂料,来自阔叶乔木黄漆树,出漆色黄如金,故又美之曰金漆,本土产地集中在东南。如两浙台州(今浙江台州)的黄漆树,“其木似樗,延蔓成林。”<sup>②</sup>有一定规模。

### (三)染蓝植物

历史悠久的染青、绿、碧的植物主要是蓝(蓝靛)。蓝,“其茎叶,可以染青。生河内平泽。陶隐居云:此即今染纈碧所用者……按蓝有数种:有木蓝,出岭南,不入药;有菰蓝,可以为淀者,亦名马蓝,《尔雅》所谓葑,马蓝是也;有蓼蓝,但可染碧,而不堪作淀,即医方所用者也。”<sup>③</sup>蓝有多种,凡是可以制造靛蓝染料的植物,无论草本还是木本,即便不同科都可称蓝。宋代主要有三种,即木蓝,又名槐蓝(豆科木本植物)、菰蓝(二年生十字花科草本植物,其根即板蓝根)、蓼蓝(一年生蓼科草本植物)。所染色彩稍有不同:“蓝有三种,蓼蓝如蓼,染绿;大蓝如芥,染碧;槐蓝如槐,染青。”<sup>④</sup>宋代还有食品染色剂植物——杨桐叶:“杨桐叶细冬青,临水生者尤茂。居人遇寒食,采其叶染饭,色青而有光,食之资阳气,谓之杨桐饭,道家谓之青精饭,石饥饭。”<sup>⑤</sup>杨桐为山茶科灌木,多生于南方,现代科学研究发现其中具有抗癌活性。宋人用以染米饭,美观而增食欲,且有益健康。

### (四)染黑植物

黑色染料以植物为主。主要有橡实:“所在山谷中皆有……其子为皂,或言皂斗。其壳为汁,可以染皂。今京洛及河内言杼斗,谓栎为杼,五方通语也”,“橡实,栎木子也……其壳堪染皂,若曾经雨水者,其色淡,不若不经雨水者。”<sup>⑥</sup>栎实一作橡实,就是俗称的皂。此外,有石榴味酸者,但“皮堪入药,染黑亦良”<sup>⑦</sup>,酸石榴皮可充黑色染料。另有国槐子:“花堪染黄,子上房七月收之,染皂。”<sup>⑧</sup>乌臼即乌柏,是大戟科乌柏属落叶乔木,其叶所含单宁酸是优良的黑色染料:“乌臼叶好染皂”<sup>⑨</sup>。鼠尾草是唇形科鼠尾草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宋代“一名勤,一名陵翹生。生平泽中……田野甚多,人采作滋染皂。”<sup>⑩</sup>狼把草是菊科一年生草本,“秋穗子并染皂,黑人鬓发,令人不老。生山道傍”<sup>⑪</sup>,既染纺织品,也染头发。黑色食品染料,有黑饭草,古称染菽,为杜鹃花科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即南烛枝叶:“取茎、叶捣碎渍汁,浸粳米九浸、九蒸、九暴,米粒紧小正黑如豔珠,袋盛之可适远方。日进一合,不饥,益颜色,坚筋骨,能行。取汁炊饭名乌饭。亦名乌草,亦名牛筋。言食之健如牛筋也。”<sup>⑫</sup>是一种优良的保健食品染料,东南地区至今仍有农历四月吃乌米饭的习俗。

### (五)染紫植物

紫色是红蓝相兼的二次色,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不必依赖紫色颜料也可获得紫色。实际上仍专有紫色染料,即紫草,又称茈草,“一名紫丹,一名紫芙”<sup>⑬</sup>。紫草是多年生草本紫草科植物,根富含紫

① 唐慎微等撰,陆拯、郑苏、傅睿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二《黄屑》,第844页。

② 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六《土贡》,《宋元方志丛刊》,第7558页。

③ 唐慎微等撰,陆拯、郑苏、傅睿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七《蓝实》,第438、439页。

④ 郑樵:《通志略·昆虫草木略第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89页。

⑤ 陈元靓撰,许逸民点校:《岁时广记》卷一五《染青饭》,中华书局,2020年,第299页。

⑥ 唐慎微等撰,陆拯、郑苏、傅睿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四《橡实》,第951、952页。

⑦ [元]王祯撰,孙显斌、攸兴超点校:《农书》卷三四《石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877页。

⑧ 唐慎微等撰,陆拯、郑苏、傅睿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二《槐实》,第781-782页。原标点作“子上房七月收之,染皂木为灰,长毛发。”不通。

⑨ 唐慎微等撰,陆拯、郑苏、傅睿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四《乌臼木根皮》,第961页。

⑩ 唐慎微等撰,陆拯、郑苏、傅睿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一《鼠尾草》,第729页。

⑪ 唐慎微等撰,陆拯、郑苏、傅睿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〇《狼把草》,第688页。

⑫ 唐慎微等撰,陆拯、郑苏、傅睿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四《南烛枝叶》,第947页。

⑬ 唐慎微等撰,陆拯、郑苏、傅睿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八《紫草》,第544页。

色物质,适应南北方各种土地,分布广泛,但以北方地区为多为好。如河东路泽州(今山西晋城)、潞州(今山西长治)、河北路易州(今河北易县)均土产紫草,属于当地特产<sup>①</sup>。

## 二、染料植物的种植

染料植物源自于野生,但使用量大的色彩,则为人工专业种植,规模化生产,早已有悠久的历史。沿袭传统,宋人掌握了一套成熟的红花种植与加工方法:“人家场圃所种,冬而布子于熟地,至春生苗,夏乃有花。下作棣汇,多刺,花蕊出棣上。圃人承露采之,采已复出,至尽而罢。棣中结实,白颗如小豆大。其花暴干,以染真红及作燕脂”<sup>②</sup>。冬种夏收,一年一季,但可以多次采花,这是北宋时期北方地区的情况。东南地区如宋孝宗时的福州(今福建福州)红花:“闽县怀安、福清、长乐等县皆有之,花如刺结。秋末种,春末采,可染绛。”<sup>③</sup>宋宁宗时的两浙台州红花,与福州相同:“秋末种,春末乘露采之,可以染绛。”<sup>④</sup>在南方地区仍是一年一收,只是生长期比北方提前一个季度。南宋人言:“今则盛种而多染,谓之真红,赛苏方木所染。”<sup>⑤</sup>由于其染色功能超过了茜草也超过了苏木,所以在宋代种植相当普及。

上述地区之外,北宋初期的泾州(今甘肃泾川北)、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邛州(今四川邛崃)、梓州(今四川三台)、泉州、兴元府(今陕西汉中)、文州(今甘肃文县)等地土产红花<sup>⑥</sup>,都是当地经济作物的名产。宋神宗时,兴元府每年要土贡红花五十斤<sup>⑦</sup>,并延续到宋徽宗朝,是当时唯一土贡红花的州郡<sup>⑧</sup>。但最著名的产地却是安州(今湖北安陆),从下文可知,至少在北宋中后期是朝廷所用红花的主要供应基地,其质量为朝廷垂意,无疑会极大刺激当地的红花生产。

宋代蓝的种植遍及南北地区,“图经曰:蓝实,生河内平泽,今处处有之。人家蔬圃中作畦种蒔,三月、四月生苗,高三二尺许,叶似水蓼,花红白色,实亦若蓼子而大,黑色,五月、六月采实。”<sup>⑨</sup>由此反映了两层信息:其一,蓝十分普遍,各地皆有,正所谓“蓝可染青,亦易得之物也。”<sup>⑩</sup>其专业种植,如“江南若高仰之地,平时种蓝、种豆”<sup>⑪</sup>,是东南地区旱地的主要经济作物。例如福州,“蓝淀:诸邑有之,闽县桐江上

①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四四《泽州》,卷四五《潞州》,卷六七《易州》,第917、第937、第1358页。

② 唐慎微撰,陆拯、郑苏、傅睿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九《红蓝花》,第592-593页。

③ 梁克家纂修,李勇先校点:《淳熙三山志》卷四—《物产》,第1663页。另有(宋)吴恽撰,张福补遗,胡道静校录:《种艺必用》(农业出版社,1963年,第42-43页)载:“移红花,二、三月初雨后,速种,地欲良熟,如种麻法。锄陪种者省子,而科又易断治。花开日,日乘凉摘,必须净尽,留余即随合去,五月,子熟,收干打取,不得令花开日,日乘凉摘,必须净尽,留余即随合去,五月子熟,收于打取,不得令喝。五月种晚花,还用春子,七月摘之,其子可为油,极美。晒花法:摘得花,即熟捋令匀,入器中,布盖,经一宿。明日趁早,簪席上晒取苗内干胜作饼,不早干者,多喜喝也。种晚红花:若旧收得子,此月便种。若待新花熟收了,则太晚。去七月摘之,其色鲜浓,耐久不喝,胜春种者多。若人并摘一顷,收三百斛。”然此为吴恽摘录自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五《种红蓝花梔子》,可供参考,不可完全视作宋朝生产状况。

④ 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六《土产·货之属》,《宋元方志丛刊》,第7560页。

⑤ 罗愿撰,石云孙点校,吴孟复、王福庭审订:《尔雅翼》卷三《燕支》,第6页。

⑥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三二《泾州》、卷三六《灵州》、卷七五《邛州》、卷八二《梓州》—一〇二《泉州》、卷一三三《兴元府》、卷一三四《文州》,第692、760、1523、1649、2611、2031、2632页。

⑦ 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卷八《兴元府》,第354页。

⑧ [元]脱脱:《宋史》卷八九《地理志》,第2221页。

⑨ 唐慎微等撰,陆拯、郑苏、傅睿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七《蓝实》,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年,第439页。

⑩ 范处义:《诗补传》卷二—《变小雅》,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2册第281页。

⑪ 孙觌撰,李祖尧注:《内简尺牋编注》卷一〇《与沈丞务字德茂》,《中国基本古籍库》,清乾隆刻本,第18页。

下尤多。故地有名青蓝或青布者,为盛出于此。”<sup>①</sup>以“青蓝”“青布”等作为地名,无疑是当地种植和染色的密集型产业。

黄栀自古以来就是大规模种植的重要染黄作物,宋代依旧:“栀子生南阳川谷,今南方及西蜀州郡皆有之”,“今皆入染用,于药甚稀”,“南方人竞种以售利”<sup>②</sup>。南方地区普遍商业化种植以盈利。另一染黄植物栾华,“生汉中川谷,今南方及都下园圃中或有之”,“五月、六月花可收……花以染黄色,甚鲜好。”<sup>③</sup>其花作黄色染料,色泽鲜艳。

紫草,“生碭山山谷及楚地。三月采根,阴干。陶隐居云:今出襄阳,多从南阳新野来,彼人种之,即是今染紫者……《图经》曰:紫草生碭山山谷及楚地,今处处有之,人家园圃中或种蒔,其根所以染紫也……二月有花,紫白色,秋实白,三月采根,阴干”<sup>④</sup>。紫草历史上产地由局部到大部,由野生到种植。如福州的紫草:“八月末种,二月采,根用蜜笼收,见海风,则变黑矣。”<sup>⑤</sup>作为经济作物,紫草的广泛种植是因为利润可观,有“其利胜蓝”之说,“按种蓝一亩,已敌穀田一顷矣,而此复胜焉,有以见后世末作之盛。”<sup>⑥</sup>种一亩紫草,获利大于种粮食一百余亩,经济效益是粮食的百余倍,故农家趋之若鹜。

罕见的黄漆树,也有人工种植,“种法:以根之欲老者为苗,每根折为三四,长数寸许,先布于地。一年而发,则分而植之,其种欲疎不欲密,二年而成,五年而收。收时,每截竹管,锐其首,以刃先斫木寸余,入管。旧传东镇山产之,以色黄,故曰金漆云。”<sup>⑦</sup>作为地方特产,宋神宗时台州每年进贡金漆三十斤<sup>⑧</sup>。

### 三、植物染料的流通

大规模生产和采摘的染料植物,从田间山地走向染坊、人户,最终附著于纺织品等物品和人体上,成为文化色彩中最活跃的主流。中间的过程,体现着植物染料的规模和重要性、商品性。

#### (一)官方的征购

任何重要的物品,朝廷都会以各种手段征调、收购。所以,主要植物染料大量流向官府,形式有三种。

其一,土贡。土贡是地方每年向皇帝进贡的土产,作为臣服的应尽义务,数量虽然有限,但都是当地最主要的特产和全国的精华,其中包括植物染料。如北宋初期,泾州(今甘肃泾川北)、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邛州(今四川邛崃)、梓州(今四川三台)、泉州、兴元府(今陕西汉中)、文州(今甘肃文县)等地土产红花<sup>⑨</sup>。宋神宗时,兴元府土贡红花五十斤<sup>⑩</sup>,并延续到宋徽宗朝,是当时两个土贡红花的州郡;另一为福建福州(今福建福州),贡红花蕉布<sup>⑪</sup>。宋初,华州(今陕西渭南市华州区)曾土贡紫草<sup>⑫</sup>,北宋前期,河

① 梁克家纂修,李勇先校点:《淳熙三山志》卷四一《物产》,第1663页。

② 唐慎微等撰,陆拯、郑苏、傅睿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三《栀子》,第864页。

③ 唐慎微等撰,陆拯、郑苏、傅睿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四《栾华》,第970页。

④ 唐慎微等撰,陆拯、郑苏、傅睿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八《紫草》,第544页。

⑤ 梁克家纂修,李勇先校点:《淳熙三山志》卷四一《物产》,第1663页。

⑥ 罗愿撰,石云孙点校,吴孟复、王福庭审订:《尔雅翼》卷四《茈草》,第40页。

⑦ 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六《土贡》,《宋元方志丛刊》,第7558页。

⑧ 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卷五《台州》,中华书局,1984年,第216页。

⑨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三二《泾州》、卷三六《灵州》、卷七五《邛州》、卷八二《梓州》一〇二《泉州》、卷一三三《兴元府》、卷一三四《文州》,第692、760、1523、1649、2611、2031、2632页。

⑩ 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卷八《兴元府》,第354页。

⑪ [元]脱脱:《宋史》卷八九《地理志》,第2221、2207页。

⑫ [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六之一〇,第7287页。



东路晋州(今山西临汾)土贡紫草<sup>①</sup>,京东路单州(今山东单县)贡“紫草五斤”,宣和七年(1125)才罢免<sup>②</sup>。而河北路大名(今河北大名)是《宋史地理志》中唯一贡紫草的州郡<sup>③</sup>。

其二,赋税。宋代农业税中包括“草之品五:曰紫苏、蓝、紫草、红花、杂草”,“杂物之品十:曰白胶香、桐子、麻鞋、版瓦、堵笪、瓷器、苕帚、麻剪、蓝淀、草蓐。”<sup>④</sup>其中蓝、紫草、红花、蓝淀等,就是实物赋税。

其三,征购。分两种形式,主要是强制性的科买、科率。如四川陵州(今四川仁寿),本是“偏州小县,尽是山坡,田土瘠薄,别无他产。而每年于二税送纳疋帛、斛斗,并科买红花、紫草”<sup>⑤</sup>。包拯上书申诉陕西科率严重,官府每年在陕西的十个州军“买紫草一万斤”,六个州军“买红花四千斤”<sup>⑥</sup>。此为一路之数,全国总数有庆历二年(1042)中书的报告:“三司每岁买红花、紫草各十万斤,民不能供。”宋仁宗“诏止买五万斤,禁中及外人应给红、紫罗帛者,给染价。”<sup>⑦</sup>可知所买红花等是为了统一染罗帛给朝廷和官员服用,因官府采购量大,很可能主要是价格过低,民间无法供应,朝廷只好改变方式,指标减半,并发钱让官员自己染色。熙宁年间,安州每年购买红花一万斤送到开封,宋神宗以道远扰民停罢<sup>⑧</sup>。然而不久即又恢复,只是换了形式,派员到安州采购。安州一年出产红花大约二万斤,元丰年间,有宦官奉旨来此买红花万斤后,“又继买五万斤”<sup>⑨</sup>,共六万斤,占宋仁宗时朝廷每年征购量的大半数。太平兴国八年(983),汴河漕运船纲出现滞留一个多月的事故,原因是有关官员“除常载外,别科置皮革、赤堇、铅锡、苏木等物,守藏者不即受故也。”<sup>⑩</sup>纲运的官方物资不仅是粮食,还有苏木等来自东南地区的染料。宋神宗时期多次主持重大工程的宋用臣,被谏官指责有诸多钱物账目问题,其中包括“苏木等物约四十六万余斤”<sup>⑪</sup>,数额巨大。这两例史实,反映了官方在京师使用染料、颜料数量的浩大。至于地方官府,购买紫草的数量更大,各自经常购买或科配红花、紫草,以至于朝廷下令予以规范:“诏诸州所须酿酒黄糯米、染色红花、紫草等,自今乘时收买,无以抑贫民。”<sup>⑫</sup>要求地方政府按市场价购买,不准非法以低价强制科配于贫民。乾道年间,南宋官方派人在安丰军(今安徽寿县)的宋金榷场“收买北物,多是般贩南货”,而“所买回货,多紫草、红花之类”<sup>⑬</sup>。可见至少在这一时期,高质量的紫草、红花多在北方地区种植。

## (二)民间市场

民间市场又可细分专业染坊和家用自染的购买。宋代的专业染坊遍布各地,如鄱阳城内“染坊余四与吴廿二者,铺肆相望”<sup>⑭</sup>,一座县城内至少有两家染坊。他们是染料消费的大户,如杭州陶四翁染肆,“尝有紫草来,四翁乃出四百万钱市之。数日,有狙者至,视之曰:‘此伪草也。’四翁曰:‘如何?’狙者曰:‘此蒸坏草,色泽皆尽矣!今色在外,实伪物也,不可用。’”陶四翁拒绝了市场经纪人“某当为翁遍诣小染家分之”的建议,“尽取四百万钱草对其人一蒸而尽”,“时陶氏贫尚薄,其后富盛累世,子孙登第者亦数

①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四三《晋州》,第898页。

② [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崇儒》七之六一,第2917页。

③ [元]脱脱:《宋史》卷八六《地理志》,第2122页。

④ [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之一,第8100页。

⑤ 文同著,胡问涛、罗琴校注:《文同全集编年校注》卷二七《奏为乞免陵州并纳柴状》,巴蜀书社,1999年,第873页。

⑥ 包拯撰,杨国宜校注:《包拯集校注》卷二《请权罢陕西州军科率》,黄山书社,1999年,第109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三月丙寅,中华书局,2004年,第3229页。

⑧ [元]脱脱:《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第4354页。

⑨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九,元丰五年八月癸亥,第7922页。

⑩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八月辛亥,第551页。

⑪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五,元祐元年八月丁酉,第9378页。

⑫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五,天禧四年二月壬寅,第2183页。

⑬ [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八之四二,第6849页。

⑭ 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三志》辛卷七《毛家巷鬼》,中华书局,2006年,第1440页。

人”<sup>①</sup>。所谓的四百万钱就是四百万文钱,即四千贯,其时当在北宋中期,按北宋后期江西人谢逸的说法:“万缗,中人十家之产也”<sup>②</sup>,中等人家的财产每家平均一千贯,四千贯自是大户人家,而此一家“货尚薄”的染坊仅收买紫草就一次性投入四千贯,交易量之大,足见染紫的业务繁忙和紫草市场的繁荣,同时也泛滥着假冒伪劣产品。

更多的是私家染色。如朱熹弹劾知台州唐仲友私自支取军资库绢二百匹,“令染铺夏松收买紫草,就本州和清堂染紫,造做宅堂帐幔、应干床帟及帟设、大卓衣及支散人从衣衫等物”<sup>③</sup>;他还用公款“高价买到暗花罗并瓜子、春罗三四百匹,及红花数百斤,本州收买紫草千百斤,日逐拘系染户在宅堂及公库变染红紫”,“染造真紫色帛等物,动至数千匹,皆用官钱,托以人事为名,逐旋发归,以为货卖之资。”<sup>④</sup>即用官库的绢、用官钱买红花、紫草,在官府染色,却归私家所有,属于贪污行为。私家一次买红花数百斤、紫草千百斤,染色数千匹,数量可谓巨大。私人长途贩运的行为,以苏轼为典型。王安石曾指责苏轼回四川老家为父亲办丧事时,“却贩数船苏木入川”<sup>⑤</sup>。在开封收购了大量苏木顺路贩往四川,说明开封是全国苏木集散地,大概有批发价格,比较低廉;而四川消费量大,价格高,加上千里迢迢的运费,还有利润,差价至少一倍以上。欧阳修有一治失音的药方,“只用新好槐花(寻常市中买来染物者)”<sup>⑥</sup>,可知市场上有专用于染色的槐花出售。

黄漆产地稀少,北方地区所用的黄漆依赖东南地区。绍兴初期,金人“于沿海州县,置通货场,以市金漆、皮革、羽毛之可为戎器者,以厚直偿之,所积甚众。”<sup>⑦</sup>高价购买南宋的金漆等物品。宋朝还从高丽进口黄漆:“罗州道出白附子、黄漆,皆土贡也。”<sup>⑧</sup>市舶司常年购买黄漆<sup>⑨</sup>。高丽的黄漆树分布于南部沿海和岛屿,以济州岛最多。

红花还是制作胭脂的基本原料,胭脂是涂抹脸面的化妆品,可谓精细美艳的涂料。朝廷后苑造作所中,专设有“绵胭脂作、胭脂作”<sup>⑩</sup>,其中绵胭脂是以丝绵蘸红花汁制成。兴元府土贡红花之外,也贡胭脂<sup>⑪</sup>。民间制造更多,满足着广大女子和艺人化妆的需要。销售胭脂的专业店铺众多,如宋徽宗时,“京师厢王家卖胭脂也”<sup>⑫</sup>,南宋杭州有张古老胭脂铺、染红王家胭脂铺等<sup>⑬</sup>。

上述盛况,说明染色植物需求量极大,证实着种植、出产、销售量十分可观。

## 结 语

宋代原生态的有机染色植物种类丰富,性能良好,不少植物的色素不需化学的助媒染明矾,可以直接染色,实属纯天然植物染料,是文化色彩实现的主力军。而且这些染料植物大多又是中医常用的药材,如蓝草、苏枋、红花、紫草等,染色物品自然具有杀菌、防皮肤病、防蛀虫与提神醒脑等特殊疗效。因

① 施德操撰,虞云国、孙旭整理:《北窗炙輠录》卷上,《全宋笔记》,第36册第8页。

② 谢逸:《溪堂集》卷八《佛斋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2册第530页。

③ 朱熹著,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卷一九《按唐仲友第六状》,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68页。

④ 朱熹著,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卷一八《按唐仲友第三状》,第733、741页。

⑤ 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一一,熙宁二年十一月己巳,中华书局,2016年,第655页。

⑥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书简》卷六《与梅圣俞四十六通·二十三》,中华书局,2016年,第2455-2456页。

⑦ 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〇,绍兴四年九月乙丑,中华书局,2013年,第1513页。

⑧ 徐兢撰,朴庆辉标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二三《土产》,《长白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47页。

⑨ [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三,第4215页。

⑩ [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之七三,第3926页。

⑪ [元]脱脱:《宋史》卷八九《地理志》,第2221页。

⑫ 曾敏求著,朱杰人标校:《独醒杂志》卷一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93页。

⑬ 吴自牧撰,阚海娟校注:《梦粱录新校注》卷一三《铺席》,巴蜀书社,2015年,第220页。



而社会作用更大,经济效益更高。这些染料主要用于纺织品,还用于染纸、美容美发,乃至美化饮食。宋人对色彩不懈的追求,充分发掘染色植物的美和灵性,促进了染色植物的广泛种植和染色业的发展,是宋代一项重要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行为,拉动起色彩经济的繁荣。不仅朝廷重视,士大夫也予以关注,黄庭坚和王安石将郑花改名山矾,就是实用植物审美的新表现。产销两旺的染色植物具有多重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医疗保健价值,尤其是提供了美的享受,使宋代社会多彩靓丽,丰富了宋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可谓高效农业、美丽农业。

自从近现代工业化生产的化学染料占统治地位以来,原生态的草木染逐渐衰退乃至消失,许多著名的植物染料资源鲜为人知,白白荒废。在持续加重的化工污染以及全球性环境保护压力下,有必要重新认识和进一步开发天然染料这一宝贵资源。

(责任编辑:徐定懿)

### [参 考 文 献]

- [1] 吴 恂. 种艺必用[M]. 北京:农业出版社,1963.
- [2] 脱 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3] 王 存. 元丰九域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4] 曾敏求. 独醒杂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5] 罗 愿. 尔雅翼[M]. 合肥:黄山书社,1991.
- [6] 朱 熹. 朱熹集[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 [7] 胡问涛,罗琴. 文同全集编年校注[M]. 成都:巴蜀书社,1999.
- [8] 杨国宜. 包拯集校注[M]. 合肥:黄山书社,1999.
- [9] 李 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0] 洪 迈. 夷坚志[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1] 唐慎微等.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
- [12] 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 北京:中华书局,2013.
- [13] 王 桢. 农书[M].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 [14] 阚海娟. 梦粱录新校注[M]. 成都:巴蜀书社,2015.
- [15] 佚 名. 宋史全文[M]. 北京:中华书局,2016.
- [16]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16.
- [17] 沈 括. 梦溪笔谈[M]. 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
- [18] 寇宗奭. 本草衍义[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9.
- [19] 陈元靓. 岁时广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20.